

世界青年中英文寫作比賽 2025

青年組冠軍

龍瑋琪〈麥子熟了〉

艷陽高照，仿似昨天，直如今天。

陽光灑在老槐樹的縫隙下，揮灑出地面斑駁的樹影——那是鄉下的一片景象。一聲鑼響敲醒了昏昏欲睡的我，傳來皮影戲即將開始的信號。小時候我住在村子裡，爸爸媽媽每天都得去城裡工作，我不知道他們做甚麼工作，只記得爺爺總揹著我到田裡割麥子。後來我漸漸長大，爺爺揹不動我了，我也不願老依在爺爺背上，他便叫我到村口跟別的夥伴們一起看皮影戲。我每天都得準時搬一張矮木橈去，坐在樹蔭下，等待皮影戲開場。

說皮影戲的是村裡一位叔叔，只見他穿著一件白背心，訴說著一成不變的故事。一張張剪影投到幕布上，顏色有些黯淡，叫人提不起勁。「我爺爺每天都得割麥子，他說那是為了糧食，這位叔叔成天在這演戲，他不用吃的嗎？」我悄悄問鄰座比我大一點的女孩道。女孩托著腮回道：「那皮影戲就是他的糧食咯！」

我不解，那些皮影人偶難道能當飯吃不成？如此枯燥無趣的小人兒故事，叔叔為甚麼老是講不膩？驀地，我靠在樹幹上閉目入神，抱怨爺爺的安排，反覆嘀咕著：「快點兒結束吧！那我就能回家去了。」我每天都希望叔叔能快點說完他的故事，讓我盡快逃離這裡。

其實，我已再三向爺爺埋怨過皮影戲的乏味，爺爺只笑瞇瞇地摸一下我的腦袋，慢慢地說：「你越想時間快點兒過，它就越慢。到你長大以後，

要抓住時間的尾巴也抓不住啊！」每次爺爺這麼說，我就偏想時間過得再快一點，心裡盤算著日後要如何把好好善用時間。

某天爸爸從城裡回來了，手腕上多了一枚銀色的手環，爸爸說那叫「手表」，是用來看時間的。這手表啊，看來是個好東西！看著指針緩緩地轉動，彷彿見證時間的跑動。等它走夠十萬個圈……不！一百萬個圈的時候，不就能擺脫聽皮影戲這等苦差了？可惜爸爸怎麼說也不肯把手表給我，他說成年人有用，能爭分奪秒地工作，我只好無奈地拿起炭筆，在自己的手腕上臨摹起一隻來。

「爺爺你看，這是我的手表！」我眉飛色舞地高舉手腕，向爺爺展示那不太圓的「表盤」裡歪歪斜斜的十二個數字。「孩子，你這指針不會走呀，那時間不就一直定格到現在了？」爺爺打趣道。聽過這番話，不快的情緒在我的心頭蕩漾。總有一天，我也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。時針啊，請你跑得再快一點吧……

到了上學的年紀，我的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。爺爺騎著那輛漆皮斑駁的自行車載我去學校，我倚著他略顯消瘦的背脊，歡喜地催促他再蹬快一點兒。我本以為學校會成全我，讓我享有自由的時間。沒料到，上學竟比我想像中更困倦乏味。

我不能如從前般，向爺爺撒嬌讓我再小睡一會，也不能在沒皮影戲看時，找鄰居一起撿石頭打水漂玩。學校時間表可十分苛刻，鐘聲一響，活動戛然而止，所有人都要聽命於鐘聲，甚至連老師也不例外。有些課堂好生沉悶，彷彿讓我回到從前聽皮影戲的時候。我盯著課室中央的時鐘，祈求時間快點兒過去。我逐漸意識到學校還不是終點，要真正擁有自己的時間，也許還要再等一會兒。我不著急，待我活到爸爸的年紀，就可以隨心所欲，不用再聽命於別人設定的時間了！

長大成為了我最翹首以盼的東西，為此我刻苦學習，想為自己走出一段路，闖出一片天，我將時間當成海綿裡的水，拼命地擠，不放過一點一滴，只為了成為掌握時間的主人。我就這樣一直走著，日升日落，亦步亦趨。然而，待我回過神來的時候，卻已摸不清自己的終點。

畢業後，我在城裡的出版社找到一份工作，說實在的，我不大喜歡這工作，那不過是日復一日，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份內事。所幸我得到第一份工資，換來屬於自己的第一枚手表。我模仿爸爸的樣子，把它戴在手腕上，滿意地仔細端詳，一看再看。

我以為所追求的東西已然到手了，時間屬於我的了！但一切好像又不如我所想的。我依舊聽命於時間，準時上班下班，在期限前焦急地完成案頭上的工作，然後迎來下一堆要處理的文稿。

這塊手表，似乎並不是代表著我的時間，那不過是世界在持續運作的信號罷了。漸漸地，我不再期待時間快點過去了——因為我已不清楚自己要到哪裡去。

明明我已經走到兒時最盼望的時刻，我卻被上了發條的生活，擠壓得喘不過氣來。一份我不熱愛的工作，卻為了生計要對它鞠躬盡瘁；一段不屬於我的時間，漸漸被它消磨了寶貴的璀璨人生。此時此刻，我才後知後覺地感到疲憊不堪。我一直快步往前走，催促時間快點兒過去，如今倒望不見人生的盡頭。

我帶著迷茫與疲倦，回到許久沒踏進的村子。爺爺不願跟我搬到城裡去，一直待在那幢矮房子裡。村口的那棵老槐樹仍屹立於此，但樹蔭下那群坐在板凳上看戲的孩子，早已不復見。我想起那位常穿白背心的叔叔，依稀記得小時候，我曾質疑他為何要堅持那份無趣的皮影戲工作，如今自己長大成人，為著自己的「糧食」，原來也已成為這皮影戲的主角。

我繼續往前走，經過兒時夥伴的家門，大門敞開，裡面已空無一人；我又走過曾經打水漂的那條水溝，但旁邊沒有一塊石頭的似是圓好的。記憶慢慢地堆砌在腦海裡，拼湊出那段沒有鐘表的童年時光。

走到熟悉的院落門口，爺爺正坐在門檻上，出神地望著眼前的稻田。他看我回來，眼底先是一喜，又趕忙招呼我過去。「孩子，怎麼突然又回來了？」爺爺打量著我，眼裡彷彿責備我沒好好照料身體，從前那胖墩墩的身影都不見了。「爺爺，我有點累，想回來歇會兒。」這句話多少有點可笑，按道理說，我該在城裡的房子歇去，但爺爺沒在意，只是摸摸我的頭，用安心的語調哄著我。

「累了就休息，別總是趕這趕那的，你小時候啊，就是急性子，老愛說『快點兒』、『快點兒』……這下可好了，把自己累著了吧？」嘴裡雖是一番責備，但語氣卻又不失愛寵。我靠在爺爺的肩上，臉頰被硌到的瞬間，才驚覺爺爺又消瘦了。我總說時間要再快點兒，卻忽略了在我逐漸長大的同時，爺爺的背原來已變得佝僂。他再不能把我搯到田裡去割麥子了，那輛漆皮自行車也早就在院子的一旁落了灰——爺爺在不知不覺間已生華髮。

我的眼淚不受控地奪眶而出，我不自禁地將頭往上仰，企圖遮掩自己的愁緒。望著織錦般的晚霞，我緩緩地說道：「爺爺，我不想要『快點兒』了，我這回想要時間慢一點兒，再慢一點兒，就定格在這裡吧！再也別跑動了！」

我摘下左手腕上那枚一直在走的手表，反而惦念起從前用炭筆繪製的那枚。

爺爺依舊望著那一片稻田，緩緩的道：「光陰啊，不就是麥子熟了一次又一次嘛。哪能說想快就快、想慢就慢的？等到某一天，我們的小姑娘也

會發現，眼前的麥子就是最好的一批了。總是惦念著明年的收成好不好，又怎能覺察眼下麥穗的金黃呢？」

聽罷，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緒，回憶起我走過嚐過痛過的這些年。

從哪時開始，我竟成為了時間的僕人？每天追趕著它的腳步，一追再追，卻忘了我本該是時間的主人，可一切都被我倒置了。

我拼命地想撥開遮擋前方的迷霧，實際上只有腳下的路才最清晰可見。直到現在，我才發現時間「快點兒」也好，「慢點兒」也罷，它也會一如既往，均速的流逝於指掌間。這世上的人都為生計披星戴月，奔波勞碌，那是望不到盡頭的人生，那麼，我該追求的，不應是當下的幸福，舍下的麥田嗎？

我緊挨著爺爺，感受那股溫熱的氣息，感受一生僅有一次的當下，不考慮明日要完成的工作，不思索未知的未來。花兒還有重開日，人生沒有再少年。眼下一片稻田，只見麥子都熟了。

夕陽西斜，猶似昨天，也如明天。

(2863 字)